

# 逐梦岁月

覃世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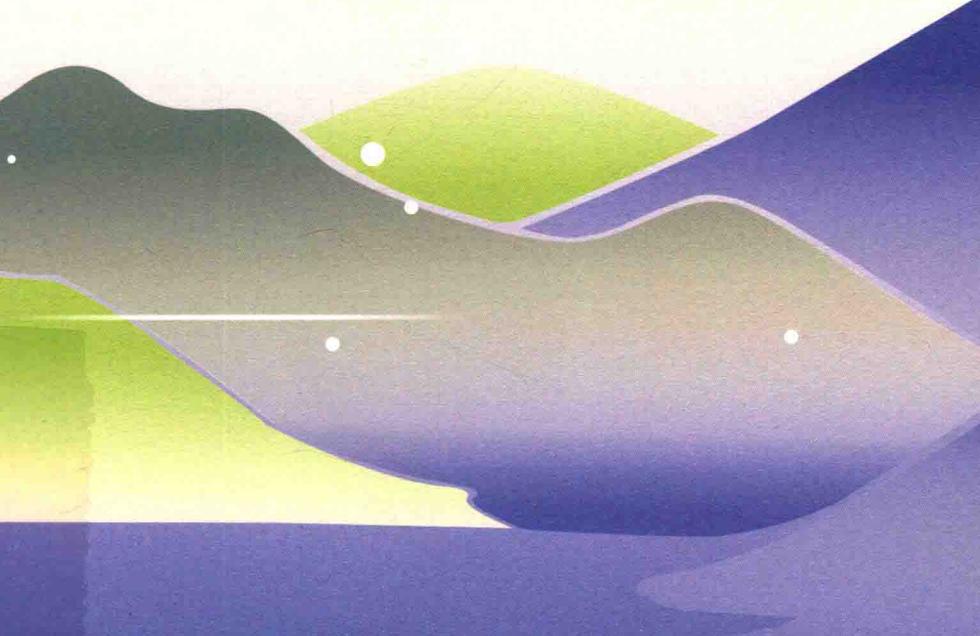
少年寻梦

高考造梦

事业追梦

右江奔梦

从头圆梦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逐梦岁月

覃世松

著

贵州师范大学院内部使用

ZHUMENG SUIYU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逐梦岁月 / 覃世松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5598-2147-8

I. ①逐… II. ①覃… III. ①覃世松—自传 IV. ①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9003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内 邮政编码: 541199 )

开本: 720 mm × 1 000 mm 1/16

印张: 28 字数: 400 千字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从大山走来

小学毕业证



初中毕业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在日本东京



桂产酒品进京



参加中国酿酒工业协会黄酒分会成立大会

#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1
第三章	27
第四章	42
第五章	58
第六章	73
第七章	81
第八章	91
第九章	99
第十章	118
第十一章	132
第十二章	142
第十三章	153
第十四章	156
第十五章	161
第十六章	168
第十七章	174
第十八章	190
第十九章	223
第二十章	232

第二十一章	239
第二十二章	242
第二十三章	247
第二十四章	263
第二十五章	271
第二十六章	275
第二十七章	277
第二十八章	285
第二十九章	289
第三十章	295
第三十一章	322
第三十二章	324
第三十三章	328
第三十四章	337
第三十五章	349
第三十六章	360
第三十七章	363
第三十八章	371
第三十九章	377
第四十章	386
第四十一章	405
第四十二章	412
第四十三章	421
第四十四章	425
第四十五章	433
附录一	439
附录二	442
附录三	444

# 第一章

## 1

桂北山区，一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这里的壮族同胞和侗族同胞散居在白镐河两岸。

我的故乡就在这桂北崇山峻岭之中。老屋前面是高高的笔架山。笔架山与白口村的测量尺山、牙洞街的古平岭，组成一条大山系，横亘在白镐河畔。我就出生在那高高的笔架山下。

笔架山下流出一条小溪，叫碾子弯，碾子弯溪的溪水从笔架山流下来，经过长长的碾子弯冲，流过大田塅，流入白镐河。

笔架山对面是田边大界山。田边大界山与笔架山隔着白镐河对峙。

田边大界山上有大坪山和更棚山。

田边大界山脚下还有田边滩底村和田边龙转弯村。

田边大界山上，祖父过去曾经开垦种植茶油和楠竹，还有杉木林。祖父一生的财富来源于茶油、楠竹和杉木。祖父在田边大界山开荒种了数千亩油茶树，长势喜人，但1944年的一场山火把满山遍野的油茶树化为乌有，家道败落。土地改革时，家里被定为富农，否则就是白镐河的大地主了。

田边大界山上还有一处叫大坪山。大坪山是田边大界山上的一块平坦窝地，父母亲在山上开垦出一大片茶油林和一片菜园。

田边大界山上还有一条山梁，蜿蜒而下，到了白镐河边突然把头

一转，像一只凤凰的头，伸到白镐河里，山梁就叫金凤下山。寨脉村覃家开基祖的祖坟就在这凤凰头上。

太阳每天从田边大界山上升起，从笔架山落下。月亮每晚从田边大界山上升起，从笔架山落下。沧海桑田，亘古不变。

我的家就在笔架山和田边大界山之间的河谷上。河谷狭长而平坦，宽三五里，长五六十里，白镐河沿着河谷蜿蜒流去。

白镐河流经牙洞街、寨方村、板妙村、寨六村、新寨村、靖州村、东岭村，流到笔架山下的寨脉村、板坡村，再经过板廖村、大寨村、三湘村，然后流过下塘弯，流过石门塘，流过九江滩，在板八村与高基桐叶河汇合，再流下扶平村、牙林村、坡令村、小龙胜村、大办村，流到斗江街。

白镐河在斗江街拐了个90度大弯后，与龙胜县来的大河汇合。

从斗江街起，河流称浔江。

浔江，流经旋盆村，至古宜镇，与八江林溪河汇合。浔江从古宜镇流下，到大洲头，一分为二，两条支流合抱形成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名叫大洲。浔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向南流去，至老堡镇，与从贵州远道而来的都柳江汇合。

从老堡镇起，河流称融江。

融江，流经丹洲街，至融安、融水县。融水县古称融州，是一座古老的县城。融江从融水县一路流下，至柳城县，与从宜州远道而来的龙江汇合。

汇合后的河流称柳江。

柳江，从柳州流至柳州，在柳州拐了九曲十八弯。唐代柳宗元在柳州任刺史时曾形容柳江“江流曲似九回肠”。

柳江，从柳州直下象州、武宣，与红水河汇合，流过贵港后称西江。

西江，经桂平、梧州，汇入珠江，直奔大海。

家，都是一个大祖宗血脉下来的兄弟。

寨脉村的右边是拉敢村，拉敢村紧邻拉谢，拉谢便是金凤下山吸水的凤头，是一块风水宝地，覃氏的老祖宗就葬在拉谢金凤头上。

寨脉村的左边上游叫九盘村。九盘村过去也是一个大村寨，村屯之中专门修了石板路，那石板路延伸到白镉河的上塘，供村民挑水洗菜。上塘是白镉河在这里打了一个弯形成的一口深水塘。九盘村全村人都到这上塘取水用水。但后来九盘村废弃了。

覃龙文的老祖屋占了寨脉村的半边寨。老祖屋前有一块地坪。地坪边是一个高坎。老祖屋是一座三间泥墙房，二层高。正间有大堂和香火牌，香火牌背后是火炉堂。大堂左右两边是房间。

老祖屋正堂大门上挂着“九品登仕郎”“贡生及第”两块牌匾，这是覃龙文的顶子。覃龙文曾是贡生。

覃龙文有两个儿子，分别叫覃凤鸣、覃凤飞。覃凤鸣的儿子是覃贵林。覃贵林的儿子叫覃启豪，覃启豪就是我父亲。

祖父之父为曾祖，曾祖之父为高祖。覃龙文是我的高祖。

高祖覃龙文最早在寨脉村创建了东张纸厂。纸厂建在寨脉村边，挖两个大坑用来浸泡从山上砍下来的楠竹，在大坑边建有一个厂棚，厂棚里制作粗纸。浸泡后的楠竹，用大石碾碾成竹浆，然后用竹浆过筛便制成粗纸。纸厂生产的纸用于日常生活，用于祭祀，很畅销。为了解决纸厂40多人的吃饭问题，高祖覃龙文在河边修建了一个水推式的米碾。米碾同时还解决了附近几个寨子的碾米困难。后来，在米碾的基础上，高祖覃龙文的儿子覃凤鸣又建起了油榨、油碾。

覃凤鸣子承父业，将产业扩大到斗江的沙宜街，在沙宜街的大山里包山砍山种香菇，还到江边村、江荷村去做生意，后来在那里去世，葬在了江边村。覃凤鸣的骸骨被后人迁回，安葬在三湘对面的小冲半坡。

覃凤鸣的儿子覃贵林，又子承父业，除了经营油榨、油碾、米碾，还开了一家广万隆商号，下长安和柳州贩卖桐油、茶油和杉木。我的父亲覃启豪常与我祖父覃贵林去柳州做生意。

覃龙文的老祖屋传到第三代由覃贵福和覃贵义居住，再传下一代由覃启国和覃启全合住。

### 3

覃凤鸣修建油榨的同时，修建了板坡村大塅中的祖屋，后来由覃贵林居住，这便是祖父覃贵林的老屋。

祖父的老屋在白钨河的西面，与寨脉村隔河相望，在马路边，在十字路下，在一片开阔的田塅中。

祖父的老屋为五开间二层木楼，在我父亲老屋的屋背，连通，但低两级台阶。五开间中另有两间是油榨房。

祖父老屋的大堂朝东，大堂有香火牌，香火牌后面是一个暗暗的小房，我太祖母姚氏睡在那里，里面不开灯根本看不清东西。

在大堂边有一房间，房间垒高了一尺，然后是木质楼板，这便是祖父祖母的房间。房间很暗，暗房中还有暗房。在房间的里面还有一个门，通进一个小房，这个小房与香火牌背后的小房相隔，但从大堂却无门进去。小房里面四壁无窗，只是天花板上有一个倒立的四方大漏斗，木质，从屋顶瓦面直接采光。里面有两张床相对，中间案头有一张桌子，这是祖父的秘密卧室。

祖父老屋的火炉堂长方形，与我父亲老屋相连。祖父的火炉堂，有座土灶台，一个黑色的碗柜在土灶台的后面。祖父的火炉堂，是全家大大小小烤火取暖的地方。

在祖父老屋的大堂屋另一边，还有三个小房，曾经住过我的丽云姑、三叔、四叔、小叔，房间的窗户都朝南，窗外是一片菜园。

祖父老屋大门是二进大门，即堂屋有一层大门，屋檐外面还有一层大门。屋檐间，有楼梯上二楼。那楼上曾经是覃贵林的母亲、我的曾祖母姚氏住的地方。她用一口大锅填泥巴，下面用砖支撑着隔开木楼板，大锅里的泥土层上置放一个铁三脚，在那上面烧火煮饭炒菜。曾祖母姚氏一个人生活，我七八岁时，经常与曾祖母在楼上吃饭，还与她去河边睡米碾，守米碾。

祖父门口地坪边，是一条石板路，一头过姚家门口到十字路，一头经过大田塅，到碾子弯溪边的柚子树，然后弯进小学，进村公所。这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乡村通道。后来，在父亲老屋前面又开了一条大马路，上通到十字路，下到村公所。

祖父老屋山头是一片大菜园，紧邻是姚家。姚家是曾祖母的娘家，曾祖母姚氏就是从姚家嫁过来的。姚家为三开间老屋。姚家的两兄弟六斤和六一各住一间。姚家门口是一大菜园，菜园有柚子树、柿子树、李子树。从姚家菜园走过去还有一片菜园，那是祖父的，里面有几株很大的柚子树和柿子树。菜园呈三角形，菜园里有几座祖坟。一条石板老路，从姚家菜园边到三角菜园，再上到十字路。

祖父老屋下边不远处有一条小水沟，一条小水筒，是我们好几户人家洗菜的水头。但我们吃的水都是从水井里挑来的。水井在村公所门口。

祖父老屋朝东的门口，有一块用三合土填成的地坪，很是光滑。站在祖父老屋门口的地坪上，往东看，是一大片田塅。田塅边便是白犒河。白犒河边各有一座米碾和油碾，是我祖父的。白犒河对岸那边便是寨脉村，寨脉村是祖父家族的发祥地。

那地坪，就是我听祖父讲故事的地方。多少个夏天的夜晚，月明星稀，清风阵阵，祖父一边含着烟斗，一边给我讲故事。祖父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它们消失在斗转星移的岁月中，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 4

父亲的老屋为二开间二层木楼，门口正对着高高的笔架山，门前是大路，上通牙洞街，下通斗江街。

从门口进来到堂屋，堂屋进来有一条通道进火炉堂。在堂屋边有一个房间，房里面有一个楼梯上二楼。堂屋的另一边是偏屋，关鸡关鸭，偏屋出去就是菜园。我父亲的老屋的火炉堂连着睡觉的房间，这是一种直接在地面上开铺的房间，春天异常潮湿。山墙外是菜园，厕

所就建在菜园里。

父亲的老屋后是一个小天井，小天井里有石磨。小天井连着祖父的老屋。

父亲的老屋和祖父的老屋全是在一片田塅之中，在一片开阔的水田之中。每年春夏之季，地面潮湿，那是肯定的了，所有木质家具的腿，过不了几年都会腐烂。

我们在老屋里住了很久，直到1962年，我们才又搬回到寨脉拉敢村另建新屋。

## 5

笔架山、白镐河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童年的多少趣事，就是发生在那个神奇的地方；童年的多少美好回忆，都发生在那一片老屋。山水田园是永恒的，世道却变了，在我的印象里，祖父老屋，父亲老屋，菜园，柿子树，地坪，油榨，米碾，水车，鱼钩，竹子做的老鼠夹，一切一切，都好像在昨天，而我们已经老了。

童年多少有趣的故事发生在故乡的那条白镐河上，人生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发生在故乡的那条浔江河畔，多少有趣的生活切面一直印在脑海里，这些景象经常浮现出来——

扛碗是我童年中最尴尬的习惯。几十年过去了，那情景永远留印在脑海中。

那时，我七八岁。

我父母母亲已经与祖父母分家住。我们住在上屋，祖父住在下屋，中间隔一个天井和一条通道，还有两级台阶，通道下头是祖父母家的火炉堂。

那天中午，吃中午饭了，祖父、祖母、三叔、四叔、小叔、丽云姑一齐围坐在火炉堂边吃火锅，三脚铁撑上架着锅头，锅头上面放一块菜板，菜板上置放着菜碗，菜碗里是煎鱼。

早在中午前，我已经下去了几趟祖父的火炉堂，祖母正在那火炉上煎鱼，每条鱼有手拇指粗，煎得黄黄的香香的，馋得我直吞口水，

这是祖父他们去撒网捕得的河鱼。

就在此时，我父母家也吃中午饭了。我扛着饭碗，拿着筷条，走过天井通道，来到祖父火炉堂的门边，身子靠着门柱，筷子含在嘴巴里，眼巴巴地望着祖父火炉堂那锅头上面菜碗里的煎鱼，不吭声，默默地站着。还是祖母忍不住，又说话了：“老赵，来，扛碗来。”我的小名叫老赵，我等的就是这一声叫，立刻把筷子从嘴里抽出来，走下台阶，到火炉边，靠近祖母，祖母用筷子夹住一条黄得油亮的鱼，放到我碗里。目的已经达到，我心满意足地回我的火炉堂去。此时，又是小叔，习惯性地白了我一眼。但我已经习惯了。

扛碗伴随我的童年。

扛碗渐渐在长大中消失。

那上屋下屋之间的通道我走过不知多少次，下屋火堂那扇门柱我依偎过不知多少次，以至于一个傻乎乎的愣仔，扛着碗站在通道头倚着门柱的情景，在我脑海中已经定格成一幅图画。这幅图画，留下了我美好的童年。

我父亲老家斜对面有一片田塅叫同伴，靠山边的山名叫同伴坡，同伴坡整个坡面像一只扑下地的蝴蝶，中间有一条凸出来的山脊梁，在山脊梁的两边是三角形的翅膀。

整个同伴坡有一大片油茶树，油茶树的边沿是小杂树、小杂竹、野草。正因为山坡边是荒芜的杂树野草，才成为老鼠的窝。

油茶树是人工种植，十年开花结果，十年到二十年的油茶树结果最旺盛，二十年后油茶树逐渐衰老，直到慢慢死去。油茶果是榨油的料，桂北乃至广西湖南广东，树科油茶是重要的油料之一。

冬天，油茶籽成熟掉落下地，也是老鼠最美最丰盛的大餐。老鼠从鼠洞出来，穿过杂草杂树，到油茶树林里啃油茶果。在油茶林边，一道道老鼠路，非常清晰。老鼠不喜欢走新路，它们每次都走老路，路上一个一个鼠脚印，密密麻麻。

每到冬天，我就去找那些老鼠路，在路口装捕鼠夹，捕捉老鼠，俗称装老鼠。

那鼠夹是我自己做的，用拳头那么大的楠竹尾取二节，下面，用柴刀削去两面竹皮，制成一个空心夹筒，然后，再用两块长约一尺的竹片，削成刀口形状，在两块竹刀片的末端，穿一小孔，打进一根竹钉，这竹钉固定一端，而另一端可以开合，开与合，行动自如。然后把两块竹刀片夹在竹筒下端，用竹钉固定，竹刀片可以在竹夹筒里上下开合，装在老鼠路口，一旦老鼠走过，触动机关，竹弓会把上块竹刀片往下压，两块竹刀片合在一起，就把老鼠夹住了。

我每到冬天做竹鼠夹，少说也要做二三十把。到了傍晚天将黑时，我扛着一大捆竹鼠夹，往同伴坡的茶油林去，寻找一条一条的老鼠路，辨认路口，找好一个口子，装一个捕鼠夹，从山脚到山顶，弄完就天黑了，我回家了。

夜间越冷越好，冷了，老鼠不敢乱走，只走它那条路。如果天暖，老鼠就会乱走。

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起床，不顾冷也不顾雪，兴冲冲地赶往同伴坡茶树林。看到第一个捕鼠夹已经夹住一只老鼠。第二、第三个捕鼠夹，往往一早可以捕住三四只老鼠。

拎着猎物回家了。

接下来将得来的老鼠加工：先用热火灰包它一下子，然后手工把老鼠毛拔光，再拿到小溪洗干净，剖开，把内脏拉出来不要了，再后来把老鼠沾上盐，沤半天，然后晾起来，火烤干，制作成腊干老鼠。

每到冬天我总会有很多的腊干老鼠，腊干老鼠的美味，那根本不用说。

每年过年前夕，全家都在忙碌，我父母亲家与祖父母家合着做一些年前的准备活动。筹备过年及整个春节期间用的柴米油盐等生活用品。

各家各户都在忙着自己的事，但也还有公益的事。

村长发话了：“明天集中马路除草，每家来一人，不管大小。”

第二天，我们家我去。这马路，据说是民国时开的，能跑马，叫马路。那时没有通汽车，修马路能走通马已经是非常不简单的事。这